



汪维辉教授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然而，我们生而熟悉的方言，真的是一直都“乡音无改”么？它，又拥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呢？

昨日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、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汪维辉受本报邀请，携新书《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》回到家乡，为阿拉讲述“穿越千年”的宁波话。

整整2个半小时，汪教授用一口地道的宁波闲话，解答了关于宁波方言的四大疑问，深入浅出，有趣有用。

宁波话里蕴含了多少古汉语的秘密

甬籍语言学家汪维辉漫谈宁波话的前生今世

人物名片

汪维辉，宁波北仑人。1980年毕业于宁波师专中文科，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、四川大学，分获文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1997年入南京大学做博士后，并留校任教。2009年被浙江大学聘为“求是”特聘教授，任教于人文学院，曾任中文系主任。2002-2003年，任韩国延世大学客座教授。近年来，多次前往美、法、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。

说到热爱且长年钻研的训诂学，汪维辉认为，在宁波读书期间，初中语文老师应克横先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至于“研究词汇演变史这个路子，是张永言先生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）为我开创的”，汪维辉说。

从1995年开始，汪维辉专注于探秘100组词汇，耗时23年，终于今年3月出版了《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》一书。该书是我国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最新成果，被《文汇报》称为“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，更是一部具有趣味性的科普读物，读者从中可以感悟到汉语词汇博大精深”。

汪维辉研究宁波话的主要成果

《阿拉宁波话》，朱彰年、薛恭穆、周志锋、汪维辉合著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。

《阿拉宁波话》（修订本），朱彰年、薛恭穆、周志锋、汪维辉原著，周志锋、汪维辉修订，宁波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。

《宁波方言词典》，朱彰年、薛恭穆、汪维辉、周志锋合著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。

《宁波方言词语札记三则》，载《吴语研究：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上海市语文学会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。

《宁波话中的“谁”及其消失》，《民族语文》2018年第2期。

《宁波话“昨天、今天、明天”系列词探源》，《浙江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）2018年6月在线优先出版。

记者 徐叶 实习生 陈斯源
记者 崔引 摄

疑问1 同属宁波却不同音，宁海人、象山人在讲啥西？

在宁波人的印象中，宁波话与舟山话较为相近，却与宁海、象山相差较远，甚至到了互相听不懂的地步，这是咋回事？汪教授从中国方言分区开始，解释了宁波话的同与不同。

统计资料显示，我国有130余种语言，其中，汉语使用人口最多，又分为普通话和方言。汉语方言分为10区，即官话、晋语、吴语、徽语、湘语、客家话、赣语、粤语、闽语、平话。受地理阻隔、人口迁徙等因素影响，各方言间差异很大。各方言区内部，也会进一步细分。

给宁波话立一个坐标的话，那就是：吴语区——太湖片（属北部吴语）——甬江小片。甬江小片包括宁波和舟山，历史上，宁波、舟山同属宁波府。汪教授举了个“今天”的例子，来说明宁波话的“同”。他说，“今天”宁波话中称“即末”，宁波下属各县市和舟山的读音虽然略有差异，但后一个字的声母都是m。

在甬江小片，再做第四级细分，那就是宁海点、象山点、定海点等。其中宁海、象山所在的位置，恰好是南北吴语的“交接处”，地缘上接近台州，因而也受到了台州小片的影响。所以有人会觉得，宁海话似乎有点像台州话呢。

疑问2 它山堰，tā 还是 tuō，一不小心你就“返古”了

它山堰位于宁波鄞江镇它山旁，樟溪出口处。唐代大和七年（833），由县令王元暉下令修建，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。很多宁波人都熟悉这个著名的古迹，不过，它山堰的第一个字，到底念 tā，还是 tuō 呢？

汪教授说，汉语语音的演变是有规律的，但也总有一些零碎的例外，即例外音变。他指出，古代汉语主要有上古汉语、中古汉语、近古汉语三个阶段。其中，上古汉语指的是西汉之前的汉语，是现存汉语的祖先；而中古汉语是东汉到隋朝时期的汉语，承上启下。在上古时期的《诗经》中，“它”字大致就念作 tā 这样的

音，至唐朝，口语里还是这么念。但是跟“它”同韵的字却发生了变化，念作了 o、uo、e 一类的音，比如波、拖、多、歌、何等。“它”字本来跟“拖”同音，宁波话还是这么念，属于规则音变；而普通话和很多方言念作 tā，还保留着上古的读音，则属于例外音变。汪教授认为，依照地名“名从主人”的习惯，它山堰首字念 tuō（宁波话跟“拖”同音）才是正确的。如果念 tā，就不符合宁波话的语音系统了。

记者了解到，在宁波的地名中，还有不少“很难念”，比如向（gōu）章，邱隘（gà），宋诏（tòu）桥。宁波人，你念对了吗？

疑问3 随便一“忖”讲出活化石，宁波闲话已跨越千年

“忖忖看”“瘡”“咸齑菜”“晒觉”，宁波闲话里极为常用的词语，事实上却是历时千年的活化石。倘若人们知道，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当腌菜讲的“齑”字还保留在宁波方言里，吃起来是否别有一番风味呢？

“宁波话当中有很多词非常古老，现在讲来也是十分有趣。”汪教授对宁波话的“存古性”作了解释。比如“忖忖看”中的“忖”，上古汉语时期的《诗经》中就有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，忖就是想。古时候“想”都说“忖”，后来在普通话和其他很多方言里演变成了“想”，但是宁波话没有变，还是用几千年前的老话——

忖。说到“瘡”，宁波人也不陌生，老底子很多人每年冬天会生“冻瘡”。汪教授说，“瘡”字，早在《说文解字·疒部》中就有记载，“瘡，中寒肿核也。”而“晒觉”之“晒”，最晚元朝就有了。

出了名的宁波“咸齑菜”，也有跨越千年的故事。如今“齑”的释义是捣碎的姜、蒜或韭菜的细末，或者意为细、碎，可宁波的“咸齑菜”都是整条的，并不是细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汪教授说，唐宋以来，“齑”就曾有“腌菜”的意思，且都是穷人吃的。如宋范仲淹少时作《齑赋》，其中之“黄齑”，和如今宁波话中的“齑”字一脉相承。

疑问4 “乡音”一直都在变，宁波闲话将来会消失么？

100多年前，宁波人是怎么讲方言的？早在19世纪，就有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标音的方式来记录宁波话，其中《宁波土话初学》是最早的宁波话拼音教学文献，镇海区档案馆还收藏有该书的影印本复印件。

当汪教授依照罗马字母发音念出那个时候的宁波话时，在场的宁波人都笑了。比照如今的宁波话，这100多年来，“乡音”还是变了不少。而对比老中青宁波人的方言“词汇量”，“90后”显然捉襟见肘，不光是很多词从未听闻，讲起来也是怪腔怪调的。显然，年龄越小的宁波人，对宁波话的使用比例也越低。

汪教授觉得，方言不仅承载了地域文化的血脉和历史的烙印，更寄托了很多人的乡土感情。如今，方言却普遍面临着衰退和消亡。有

数据统计，全球每14天就有一种语言（方言）消亡。而我国众多的语言和方言中，也有因无人或少数人使用，已处于遗忘与消失的边缘，如在清代地位极高的满语，如今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会说了。

“未来，宁波话或许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，方言消亡是一种趋势。”汪教授说，其实在方言不断演进的过程中，通用语言的规范也在持续进行。从先秦的雅言、两汉的通用语、宋明的官话、清末的国语再到如今的普通话，任何一种通用语言的规范，都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，而非禁止和消灭方言。然而，人们对更大区域内沟通的需求，让通用语言变得日趋“强势”。如果我们能用音频、视频记录方言，并为其建档，将是对方言的一种有效抢救。